

张锬小说选

# 爱情奏鸣曲及其他

张 锬 著

改革者

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

摇车铃铛响

戴白兰花的姑娘

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

气球



昆仑出版社

爱  
情 奏 曲 及 其  
鸣 他



张 铨 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爱情奏鸣曲及其他 / 张锲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80040-891-5

I. 爱… II. 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7 I 207.4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3084 号

**书 名:** 爱情奏鸣曲及其他

---

**作 者:** 张 锲

**责任编辑:** 李丹阳

**装帧设计:** 华晨丰汇设计室

**责任校对:** 杨 扬

**出版发行:** 昆仑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

**电 话:** (010)66531659

**E-mail:** jfjwycbs@public.bta.ent.cn

**经 销: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国防印刷厂

**开 本:** A5

**字 数:** 290 千

**印 张:** 10.375

**版 次:** 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**印 次:** 2007 年 8 月北京市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:** ISBN 978-7-80040-891-5

**定 价:**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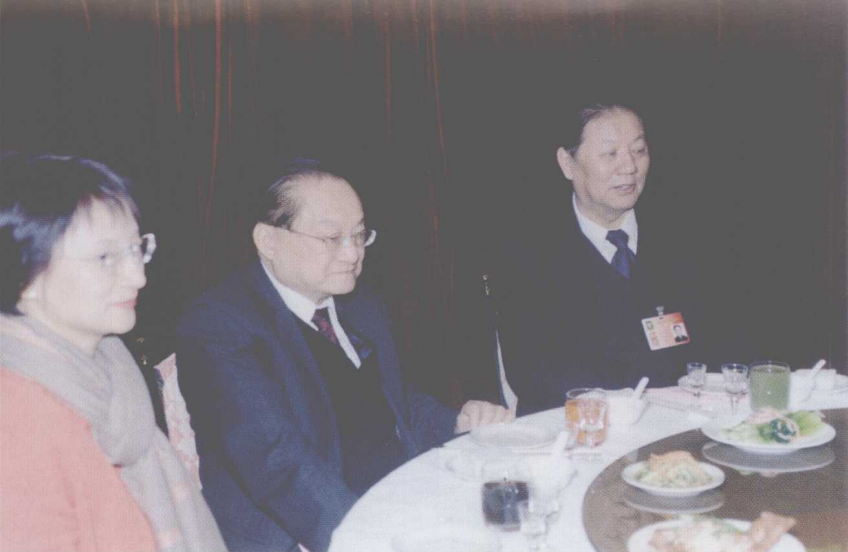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与万里（中）、刘明善（右）在一起



和铁凝（右二）、陈建功（右一）在一起



和金庸夫妇在第五次作代会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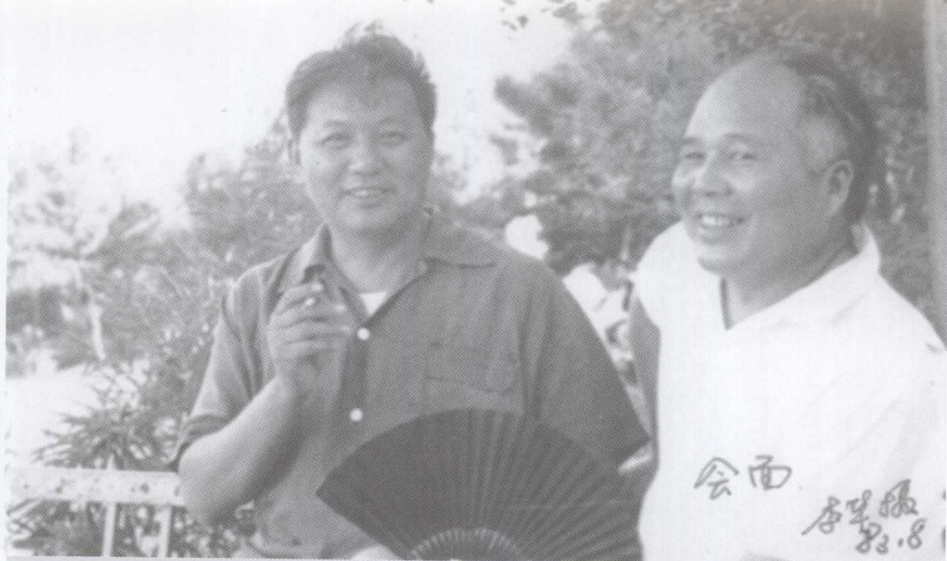
和美国作家海伦·F·斯诺在一起



和文怀沙（左）、沈鹏（右）在一起



和季羨林（右二）、侯仁之（右三）、鲁景超（右四）在一起



曾记否？风华正茂的李国文兄（右）



美国华盛顿，与小松鼠在一起



# 作者的话

——张铎——

翻开断断续续写就的一些小说，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，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朋友，又和他们在—起促膝谈心，互相倾吐阔别的情怀。几十年的时间，就这样匆匆过去了，但那些多年不见的朋友，却没有被我忘却，他们的音容笑貌，却还时刻被我牢记在心头！



我写小说，并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。有些人物故事，早就刻印在我的脑海深处，只要稍稍搅动，就会沉渣泛起，活灵活现地在脑际里呈现出来。但是，由于个人的遭际一直动荡不宁，很难挤出一段完整的时间，把它们整理出来。直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，我才得以把第一个短篇：《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》；第一个中篇：《摇车铃铛响》；第一个长篇：《改革者》，正式写在纸面上，并且使他们有了发表的机会。然而，过此之后，我就投入到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繁琐的事务之中，真是忙到了席不暇暖、食不甘味的地步，许多早就想好了的题目、人物、故事情节等等，都被迫丢在了脑后，想写的小说在长时间的搁置之后，也大半淡忘，我在青年时期就一度产生过的幻想之一：当一个小说家的愿望，也就离开我越来越远了！

随着时日的推移，当我已逐渐进入老年时，那些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往事，又一次次敲打我记忆的

门窗,唤起我创作的欲望。这主要是我在一些笔记里多次提到的:《爱情奏鸣曲》之一到之十,那十多篇小说的原型,基本上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,其中的有些人和事,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同朋友们讲述过,在梦魂中重温过,而且得到过朋辈的赞同和期许,有的甚至已经写开了头,只是没有继续写下去直至完成。大约六七年前,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崔道怡同志的热情邀约下,我终于完成了现在的《爱情奏鸣曲》之三:《戴白兰花的姑娘》;二〇〇五年之后,又陆续完成了《奏鸣曲》之一:《气球》和《奏鸣曲》之二:《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》。我还想一鼓作气,把“之四”到“之十”写完,并且希望直到《爱情奏鸣曲》全部写完之后,才着手编辑我的小说选。但拖了又拖,一直拖到今年春天,我终于发现这对于我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,一方面是文思枯涩,力不从心;另一方面,是去、今两年,逐渐感到体力有所不支,只得现实一点,先把已经写出的这些毛坯出版,剩下的还没有完成的部分,只能留待稍有余力再加以完成了!

逝者已矣!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,这些留下我的青春的记忆和遗憾的作品,只能权且作为未完成的一部分习作,奉献给我的读者们了。愿苍天假我以年,容许我还有足够的时间,继续实现未了的心愿,写完我想写的许多东西,并且希望我能够写得稍稍好些,再好些!

二〇〇六年五月于北京



# 目 录

## ○ 作者的话

### ○ 爱情奏鸣曲

#### 之 壹

- 气球(中篇小说) 1

#### 之 贰

- 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(中篇小说) 25  
唯以真情而感人——苗务寅 58  
贵在真实,真在本质——李鸣生 62

#### 之 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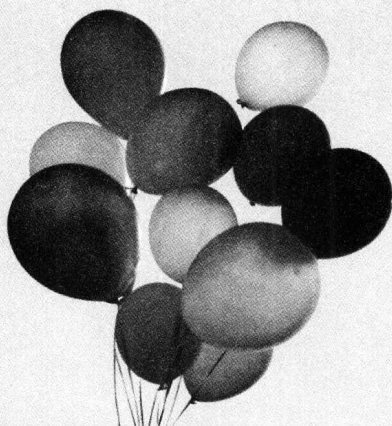
- 戴白兰花的姑娘(中篇小说) 65  
我和我的这组《爱情奏鸣曲》——张锬 78



- 摇车铃铛响 (中篇小说) **81**  
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——张铤 **113**
- 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 (短篇小说) **117**
- 改革者 (长篇小说) **127**  
一部引人思考的作品——冯牧 **280**  
揭示经济振兴时期的新矛盾——秦晋 冯立三 **284**  
真理与亲情的两难选择——牛运清 **289**

- 不知疲倦的老牛——晓珂 **298**
- 男子汉的眼泪——鲁景超 **310**

○ 我的梦 (作者附记) **322**



## 气球

(中篇小说)

炸裂的气球,扬起了桌上、地上的灰尘。各种颜色的橡胶碎片四处飞溅,升起了一片多彩的尘雾,迎着强烈得刺眼的阳光,闪射出斑斓绚丽的色彩。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,像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,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是好?!

爱情奏鸣曲  
之壹



已经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，当时的一切仿佛还在眼前一样。

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乳白的，我手里捏着一束色彩缤纷的气球，走在F县城的砂石马路上。八月的阳光，照射在我的身上，照射进我的心里，照射得我浑身发热，把在我头顶上轻轻飘动的气球，也照射得分外鲜艳夺目。

该不该去看她呢？二十多年了，她还能够记得我吗？那时候，我多大？十六岁。她比我大九岁，二十五。这么多年未通音信，彼此天各一方，就凭着少年时代的那些模糊的记忆，她还能想起我、认出我来吗？！

记得。她一准还能记得我、认出我。那可不是一般的记忆。那是一种纯洁无邪、热烈、真挚而又持久不渝的感情，是一种介乎爱情和友情之间、比友情更浓烈、比爱情更纯净的感情，是萌发在共和国即将诞生、处处充满朝气、充满希望的年代里的感情。从那时过来的青少年们，对当时的一切无论过了多久都还记忆犹新。她怎么会忘记我呢？！记得。她一准还能记得。就凭着这束气球，就凭着那轻轻的一吻，就凭着这么多年我对她的那份刻骨铭心的思念，她一准还能记得我，认出我。

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她的下落，才又回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县城，怎么能够不去看望她呢？！明天我就要离开F县，回到我现在工作的城市。趁着今儿出差的空隙，我特意到商店里选购了这束气球，换了身洗得清清爽爽的蓝卡其布上衣，在镜子前一次次整理乱蓬蓬的头发，按照人们告诉我的地址，前去看望她。

在我的生命旅程里，F县是一个重要的驿站。而她，则是我在依稀

懂得感情生活的年岁里,出现的第一个美丽的女神,一个给了我无数幻想和憧憬的偶像。

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,我和一群向往革命的年轻人,曾经在这里学习过,第一次受到较为系统、较为正规的革命知识教育。这里的一切,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:城楼望月,古刹钟声,河边漫步,以及这里的每一条街道,每一个小巷,每一座房屋,每一棵大树,还有那城镇近郊的一处处小丘,那田野上大片大片的豌豆花,都曾在我以后的梦境中反复出现过。可是,这次重来,却已经很难辨认,一切都变得十分生疏了。原有的城墙多半已被拆毁,城镇正往郊外延伸。一座座新的房屋、新的烟囱突兀而起;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,也已不见踪影,代之以一条横贯全城、铺设了多年尚未完成的砂石马路。这就大大破坏了从前的格局。因此,尽管人们已经告诉我:她所在的物资公司宿舍,就在我们当初学习时校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,而我,仍然不得不一边走,一边向过往行人仔细询问地址。

近了,近了。远远地,我又看见那棵老白果树。真没想到,沐浴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这中间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,人民公社,还有这场尚未结束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等等名目繁多的运动,那棵老白果树倒还活着,远远望去依旧葱茏如盖。我不由得一阵心跳,加快了脚步。我的眼前,又出现了她手持一束彩色气球,行进在红旗、彩带、锣鼓、高跷队伍里的模样。在我的幻觉里,她始终还是那样鲜艳、那样生动、那样出奇的美丽。我甚至顽固地相信,她会永远年轻,永不衰老。

兴许是由于她生得过于娇小,过于纤柔,而我又成熟得太快、太早,个子长得比和我一般大小的人整整高出一头。所以,在我们最初见面时,至少在我这方面,并不觉得和她有多大的年龄差距。

我们是同乡,但彼此并不相识。我的父母是靠吃粉笔灰糊口的穷教书匠,她的家庭则是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的地主;我只在县立中学上过初中;而她,不仅上完了女子高中,还在一家幼儿园里工作了两年,又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了一年书。按照常情,如果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革

命,没有尚在进行的解放战争,我们原本无缘相识,也无缘像后来那样建立起那种朦朦胧胧的情感。

我的家乡,地处长江和淮河之间。一九四八年秋天,那块土地,已是解放军地方部队活动得十分频繁的半解放区。我就在那个时候,跟随我的中学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叔父,一同参加了革命,成为县独立团文工队的一名最小的队员。以后,又和我的叔父一起,被派往这座专门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大学来学习的。

说来可笑,在我们当初的那个县独立团的文工队里,不仅找不出一个懂得五线谱的音乐指挥,连粗识简谱的人,也屈指可数。我的叔父和我,在那个环境里,就算是两个顶呱呱的业务骨干了。可我们也只能跟着咿咿呀呀的京胡、二胡,哼唱几段很不地道的京剧;或者哼着平时就很喜爱的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,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,改编填写新内容,然后一句一句地教给大伙,让队里的伙伴们打着腰鼓、莲湘、快板,去乡村和集镇进行宣传。这无疑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。加上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,一个地方部队独立团,拖着这支非战斗队伍四处转移,显然很不方便。所以,独立团的政委,便决定解散这支文工队,把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战斗序列,或者就地分配工作;另一部分,则到设立在F县的这座革命大学来学习。

我们是春节过后来到F县城的。这座古城,离津浦线上最近的火车站,还有几十华里。我的叔父是中学篮球代表队的主力前锋,长得粗粗壮壮,威武健硕,我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,两人从里到外都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。我们去F县城的那天,恰值雪后初晴,天上阳光灿烂,地上到处堆满积雪,我们俩踏着冰雪快步行走,越过路上的一拨拨行人。因为心情振奋,有时还对着茫茫雪野吼上几句,唱一支自己喜欢的歌儿,把一个个路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,有的还凑到我们身边,和我们搭讪一会儿。走着走着,便纠集起一大伙人,大家结伴而行。

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,有几位明显看出是从蒋管区过来的青年学生。他们穿着呢制的服装,围着又长又大的围巾,背上扛着大小不等的

行囊,手里还提着皮箱、藤箱,或者网兜。路上的积雪被人踩过的地方,已变成一片泥泞。他们走得十分吃力,还在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着。在这些人中,我注意到有一位披着大红羊毛围巾的姑娘。她个头不高,显得娇小柔弱,却扛着个分量不轻的藤条箱,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,却还执拗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

我的叔父上前问道:“同志,要我们帮忙吗?”说着,伸手就想从她的肩上接下藤条箱。

她默不作声地用手挡了挡,没有搭话,继续往前走。

我也紧赶两步,热情地上前搭话:“同志,你们打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”

她回头望了望我,微微笑了笑,还是没有回答。那笑容里,露出了亲切和善。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里,闪烁着狡黠的光芒,仿佛在问:“你是谁?为什么要问这些?”

我只好作出回答:“这是我叔叔。我叫张书宝。读书的书,宝贝的宝。大伙都叫我小宝子。我们都是到这里的革命大学学习来的。”

她用手背擦了擦汗,停顿了一下,温和地答道:“原来我们都是到一个地方去的。我叫章燕。文章的章,燕子的燕。”说完又不再说话,依旧吃力地往前赶路。倒是和她同行的人,接过她的话茬,同我们聊了起来。说他们是从长江那边穿过蒋介石的封锁来到解放区的;还说,章燕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,等等。她听了,没有肯定,也没有反驳,只是继续微笑着,脚下明显加快了步伐。看来,她还不愿和我们多做攀谈。

我的叔父,和与她同行的人热烈地交谈着,渐渐落在了后面。风渐大,我凝望着她那倔强地快步行进的身影,那条红色羊毛围巾迎风飘动着,那张红扑扑的渗出汗珠的脸庞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她的身后,是无涯无际的皑皑白雪,在雪光的映照下,她的面容显得更加俊美动人,仿佛是一幅雪地风景的油画。我不禁心中一动,不知是一种什么情绪在鼓动着,促使我也迅速地跟上了她,随着她的节奏往前奔去。她走得快了,我也走快一些;她走得慢了,我也跟着放慢了脚步,总是不